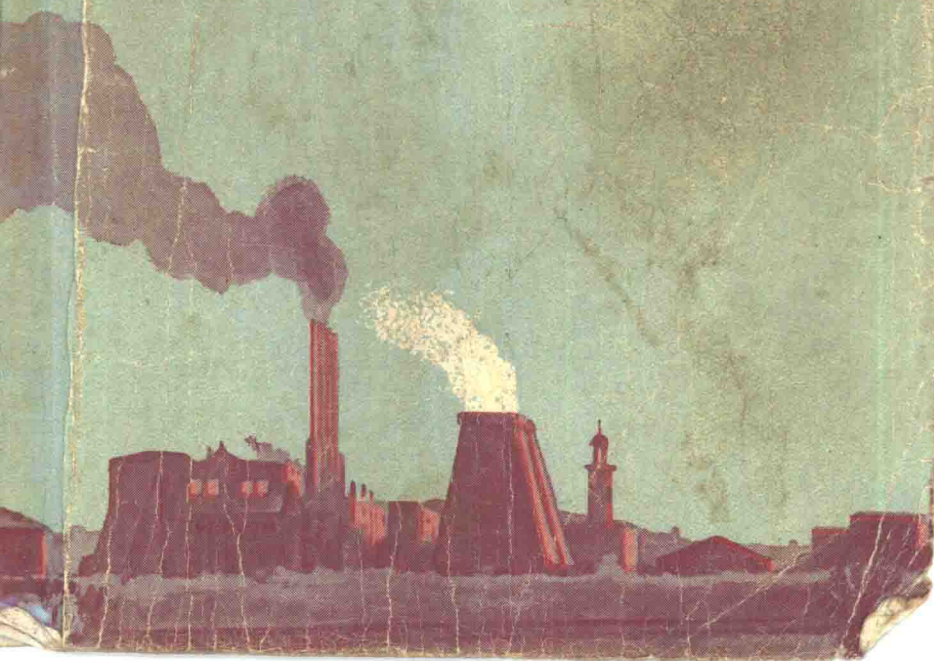


爱情的开始

胡万春著



爱情的开始

胡万春著



新文艺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爱情的开始

胡万春著

*

新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书号 1535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5 1/2 字数 101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9,500 定价(6)0.46元

目 次

爱情的开始	1
小金保	28
七个雞蛋	39
跨上战馬战斗吧	48
无蓬客車	55
投在牛奶瓶里的信	64
不平静的人	70
信	82
巡綫工	94
美德	101
幸福的誕生	110
“阿梓斯”号	119
帶給媽媽的饅头	161
后記	167

爱情的开始

1

連日来，秋雨綿綿，真悶得人发慌。

嗨！今天可算是好天气了，碧藍的天空中，几朵棉花似的白云在飘动。軟风輕輕地吹拂着，使得金黃色的槐树叶，发出了沙沙的动人的响声。厂房頂上的天窗，就象鑽石似的，在阳光下閃閃发光。

呵，这个星期日多好呀！我深深地吸了口清涼的空气，在木格子的長椅子上坐下来，很快地穿上了大紅色的球衣，套上了足球鞋，准备到球場里去显身手了。

我刚站起身来，猛地看見通住宿舍的煤屑道上，有一个穿白襯衫、藍裙子的姑娘，向着我这边走来。她就是剛进厂不久的女艺徒，名叫陈秀娟，现在还在实习工場学习。前天，我到实习工場去指导工作，就碰見了她。

我竟站在原地方，沒有走，奇怪！

当她走近我的身旁，那充滿热情的眼睛，很快地往我臉上一瞥。我不知怎么的，向她笑着点了点头，竟毫无意义地說：“今天……天气很好！”

“天气是很好。你去踢球嗎？”她不自然地站停了說。

我点了点头，再也想不出話來說了，偏偏又想說一些；于是弄得很尷尬，臉也有些發熱了。

“你本來在念書吧？”我想出這麼一句話來。

“嗯！高中沒考上，就到這兒來啦！”她好像很害羞，眼睛看着腳尖頭，說：“當一個車工，可也真不容易。”

“本來嘛……”我差一點又要吹了，連忙扭轉話頭，放鬆了口氣說：“說難也不難，象我已……不，還只有做了四年車工，就升到四級工啦！說實話，現在我對車床上的活，做起來真象三個手指頭拾田螺，‘困難’兩個字呀，我早已忘了。今年第二季度，我很輕鬆的超額……”

她用懷疑的眼光看了我一下。這使我很不痛快，為什麼這樣看我呢？我又不是吹牛，這是事實嘛！

她看了看手錶，笑了笑說：

“咦！你不是還要去賽球嗎？”

“啊呀！真的，我這就去！”

“走吧！我也挺喜欢看踢足球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，來！朝這邊走！”

我有意朝着光榮榜旁邊走去，她果然抬頭看了看，可是，好像根本就沒有看見什麼。倒是我自己看得頂清楚的，在光榮榜的“優勝工作者”五個金字下面，掛着我的笑嘻嘻的相片。真奇怪，她怎麼會沒有看見，別是近視眼吧！

我倆走進了球場，就分開了。

我繞着球場跑了兩圈，就在球門前練腳頭。小看台上

早已挤满了看球赛的人。我一眼找到了陈秀娟，她正很注意的盯着我看呢。我想：“嗨！今天也让她看看，我还不是一个很坏的球员呢！”

时间到了，裁判员跑进了球场。

“嚯——”一声笛子叫，球赛开始了。

一开球，我方中锋和左右两翼，即越过了中心线，展开了攻势。中锋被人钉住了，传球给卫，被对方扣住了球，我很快地一穿，球就被带了过来，向着对方禁区奔跑。这时，看台上传来了一阵掌声。可惜，进了对方二十四码处，球传给中锋，射门未中。看台上传来了一阵喧嚷声，嗡嗡的叹息声。

对方守门员发球，中途被我方中锋扣住了球，他很快地越过了对方的中卫，传球给我。我冲进了对方的禁区，一个很快的想法在我脑子里闪过：“我来射进去！”

但这球是不宜我射门的，对方有两个人钉着我。要是我把球再传给中锋，他在十二码处射门，肯定能中一球。不，今天不能，凭我的脚头，难道不行？

这些想法，一刹那间就在脑子里闪过去了。

我盘了两圈，把脚下的球一定，做了个假动作，就拉起一脚，球飞了出去，“嚯——”地一声。

竟出我意外，球被对方后卫扣住，他抽起一脚，踢出了禁区，我方全盘攻势就此垮台。

全场的人叫了起来，有人喊着我的名字：

“吴青！捣蛋鬼！”

我的臉一陣發熱，冒出了滾滾的汗珠。

真丟臉！真丟臉！一定讓她在笑話了。……

記分牌翻了個面，一比零，我方反輸了一球。下半場我又在十二碼處犯規，被對方罰進了一球。看台上的人聲，簡直沸騰了起來，有尖聲吹噓聲的，有大聲叫：“吳青，害人精！”我覺得昏了。……

……………。

真想不到，今天我會踢得那麼糟！

散場的時候，在運動場的出口處，我碰見了陳秀娟。她帶着可憐我的眼色，看了我一眼，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中了。啊——她這是什麼眼色呀，真太使我傷心了。……

老實說，我一整天都為這件事難過。

直到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時候，我走在路上想：“誰都有踢壞的球，有什麼大不了，踢球輸贏還不是‘兵家常事’？”我這樣一想，总算安心地走進了車間。

行車嚙嚙地從我的上邊開過，我穿過一排一排烏油油的機床，走到了自己的車床旁邊。我迅速地檢查一下機器，按上車刀，一開車，軋頭盤就飛快地旋轉起來。車刀切削着軸心，冒出了一縷白色的煙霧。

這時，我的師傅王妙發，（也就是工段長）走到我身旁，一拍我的肩脾，帶着老年人溫和的聲調說：

“小鬼！定額完成得怎麼樣？”

“當然是超額！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百分之〇·五。”

我猛的一抬头，見陈秀娟站在王师傅的背后，她有些拘束地看着我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又想起了昨天的事情，臉很快地热了起来，連正眼也不敢看她，連忙低下了头干活。王师傅奇怪地摸了摸他那灰白色的头頂，瞧着我的臉說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看見女同志害臊啦？噯！来！”他帮我关了車床，拉着我的手說：“我替你介紹一下，她叫陈秀娟，今后她是你負責帶的徒弟啦！”

“我們早就認識了！”我紅着臉說。

“要你多多幫助我啦！”陈秀娟好象有些怕羞似的瞧着我說：“我懂得太少了！”

“哦！”王师傅笑了笑，打量了我一眼，說：“原来这样！”我的臉更热了，这倒有些象“相亲”似的了。

“今后……互相学习吧！”我客气話竟說得那么不自然，就象誰捏着我的喉管似的，說：“我也懂得不多！”

“說真的，小鬼！多幫助她呀！”王师傅显得很随便地叮嚀我，一口声地叫我小鬼。这使我很不痛快，平常叫我小鬼倒没什么，今天当着她的面，也——但他还在說：“小鬼！别忘了我是怎么帶你的，啊——”真奇怪，“小鬼”两个字讓他叫起来，就象是“亲爱的”那么有感情了。

謝天謝地，他說了很多教訓話，总算走了。

我这才仔細地看了秀娟一眼，她有着烏黑发亮的眼睛，漂亮的臉蛋。

“吳师傅！我現在做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不要叫我师傅，叫吳青就得啦！”別人叫我师傅还不怎样，她叫我师傅，可太……我連忙正經地一指旁边的一部車床說：“喏！这部老式皮帶車床，就是你工作的。”

她走到車床旁边，帶着期待的眼光，又看了我一眼。看什么呢？我臉上有花雕着嗎？大概我長得还不算难看，就說我額角下面两道濃濃的眉毛，誰也沒有長得这样神气的。喔唷！別是她在暗笑我：“球踢得象鴨子跑路，还出場比賽，真出洋相！”不，看样子她很老实，不会那么想的，她一定認為我有点粗枝大叶罢了。

我关了車床，走过去对她說：“你已經实习过二、三个月了，今天先試着粗車，你看好嘛？”

秀娟笑着点了点头，說：“嗯！就这样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离开上班時間还有半小时，我就匆匆地走进車間。想不到秀娟早已在車床旁摸弄着，把車擦得烏油油发光。她一会儿把車刀架推进，一会儿又退出，这个那个地捉摸着。我知道她这是在学习，多么肯下苦功夫呵！

“这么早就到車間里来啦？”我一边戴手套，一边說。

“不瞞你說，我昨晚上說什么也睡不着，所以早上也起得早了。我在想，要是我很快地学会車床技术，那該多好？”秀娟的眼皮子有些腫，晚上象真的沒睡好覺，她帶着神往的臉色說：“唉！只怪我媽生我生得太晚了，要是早生我一年，那我該能多学会多少东西呀！”

“这总得慢慢来的，路得一步一步走，飯得一口一口吃；哪有一步登天，一口吞一碗飯的呀？尤其是学技术，这是

不能急的呀。”我一本正經地說。

“啊哟！你說得多輕松，人家急得要命呢！”秀娟把油棉紗朝桶里一拋，慌手慌腳地拿出工具，眨着眼說：“我真恨不得背上長出兩只翅膀來，飛！”

“嗨！看你說的，象三歲孩子似的。”

“哼！你是大人，有多大呀？”

她裝了個鬼臉，笑了。

秀娟這部老式車床是沒有日夜班的，可以尽管她早一二小時上班。她的工作熱情，不得不使我佩服。

說真的，秀娟是一個迫切要求上進的姑娘。我化全部的力量教她。當我向她解說車床的性能，以及車削時應注意的事項，她總是認真地听我說話，牢牢地記住。她很聰明，對於一般的技术問題，只要我說過一次，她就會了。後來，連我自己也沒啥好說了，認為她已很不錯了。我開始常常當面表揚她，但她總顯得很不自在地說：“我還差得遠呢！”我已在暗暗地關心她，愛護她，不知怎樣的，我有些超過師傅愛徒弟的感情了。……

漸漸地，她對我也顯得隨便起來，技術上有啥問題，就這麼喊我：“吳青！你過來呀！看……”

2

照理說，我是很了解王師傅的，因為我的技術主要是他教的——他是我的師傅，秀娟的師祖。幾年來，王師傅就是這麼個人，嘴里罵得你狗血噴頭，可是心里却在暗暗疼你

呢。不知怎么的，最近我好像并不理解他了。

最使我气愤的，就是对待秀娟的态度问题。我认为秀娟在技术上的进步已经很快了，甚至已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独有王师傅，好象存心找岔子，总是这不对那不对的。有时，他站在秀娟后面，闷声不响地看着，微微摇着头。常常是这样，他看着看着，忽然忍不住沉下脸来说：“秀娟！你为啥把扳头放得这样重，要敲坏车床吗？”

“噢！王师傅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就放得轻一些。”秀娟真也是怪人，她再用扳头时，就轻手轻脚的，问王师傅：“你看我这样……行吗？”

王师傅这才点了点头，“嗯——”了一声。

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偏见，是不是在包庇她？

同时，我已开始感觉到自己这一些技术知识，不能满足秀娟的要求了。近来，她常常去找王师傅，这使我很不高兴，但又没有办法，我开始感到不配做她的师傅了。唉！是呀，她就象是刚孵出来的小鸟，在全力地崩碎蛋壳，跳出来，试着煽动小翅膀，想飞了。

星期六的晚上，我和秀娟参加了舞会。俱乐部里，灯光锃亮，红红绿绿的彩纸和彩球，在天花板下飘动。秀娟是一个又快乐又热情的姑娘，她那充满热情的脸上，总是有着愉快的笑容。她的舞是跳得那么好，她和我一次又一次地跳着，丝毫也没有厌倦的表现。当秀娟和小姊妹们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，想开一个玩笑。她们不知道我在后面，只听见小姊妹中有人格格地笑着说：

“哼！当我们不知道？”

“看你，在说什么啦！”秀娟红着脸慌张地说。

“你跟吴……哈哈……就算吴师傅吧，怎么样？”

“别……别瞎说！”秀娟装着要打的姿势说。

“哼！你喜欢他了吧？”

我听到这儿，脸一下子热了起来。不过，当我悄悄地离开她们的时候，我看见秀娟的脸绯红，低下了头没吱声。接着，她们全都格格地笑了起来，使整个俱乐部里，都充满了快乐的空气。

舞会结束的时候，我和秀娟在马路上踱着。天上的星星是那么明亮，夜是那么宁静。我想到刚才偷听到的话，心里高兴得激动起来，偷偷地看了她一眼，只见她凝神地望着远处，好象在想心事。我又想起了她常去找王师傅，又觉得有些不是味儿，于是忍不住说：

“秀娟！你最近常找我的师傅谈技术问题吧？”

“嗯！”她点了点头，接着说：“他是一个认真严肃的老好人，顶会关心人的。”

我真想问，难道我的技术不行嘛？找我谈不行嘛？但是，我说什么也说不出口。

“前天，他跟我说，车间里将要添一批新式的捷克车床，要我好好努力，争取到新车床上去工作。”她忽然又高兴又激动地说：“要是把我俩都调去，那该多好？”

“我俩？”我一下子把刚才想的问题全忘了，又高兴又惊奇的问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看你……”她的臉刷地紅了。

怎么說呢？我倆沉默着，誰也沒吱聲。

“前一个时期，”她冷靜地說：“說真的，你对我的帮助很大，不然我也不会那么快就升到二級工了。不过近来，大概你帮助我也有些困难了吧？不知道，你好象不象过去那么热心了……”

“是呀！你已是二級工了，我也只有四級工哪！只差二級了。这不簡單，不簡單……”我說到这儿，心里暗想：“我不能光指你缺点，那是为了爱护你哪！”

当我和她分別以后，心里又压不住一陣兴奋。我觉得这一个星期六过得太好了，回到宿舍里，禁不住高兴得跳了起来。說实話，我真恨不得跳到床上，翻它两个跟斗呢。直到第二天一早，我还高兴得把洗臉盆抛得老高。刚在这时，王师傅走进我的宿舍里来，他一看見我这副样子，就把嗓門拉得老高地說：

“发瘋啦？”

“嗯——”我尷尬地說：“沒……没什么！”

“哼！没什么？也不想想，你这是做师傅啦，对徒弟就該負責！”王师傅把臉一板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：“我問你，秀娟的工作上有这許多毛病，你为啥不及时向她指出，帮助她改进？”

“她并不差，进步快，又努力！”

“不差？你別昏了头，你沒看見她裝車刀时，有时連压紧螺絲也忘了旋紧嗎？啊——这会发生啥事故呀？啊——”

他簡直大聲喊叫起來了。他还是跟過去一樣，把我當作徒弟。他為什麼不想想，我現在也做師傅啦，為什麼還對我一點不客氣，當我小娃娃似的，打擊我的威信？

“唉！”他又一跺腳，嘆了聲氣說：“你說，我過去是怎麼教你這倒霉徒弟的？啊——”

我沒有開口，心裡想：“你光會指出缺點，哇啦哇啦地使人下不了台。”他还是瞪着眼，連連問我。我知道不軟下來，他是不肯歇的，於是就說：“師傅！你已這麼大年紀了，千萬別生那麼大的氣，那一定是我思想上有偏向了，明天我一定好好幫助她。……”

“嗯！這還象話。”

他這才算消了氣，點著頭走了。

上班後，我还是不好意思去檢查秀娟的工作。

我在換工作物時，看見秀娟一開車頭，還不到一刻鐘，“咣——”地一聲，車刀頭斷了。我吃了一驚想：“師傅的話不錯，她的工作果然有問題。”我正想車完一件工作物走過去，她已裝上了第二把車刀。剛一開車，刀頭又“咣——”地一聲斷了。她顯得驚慌起來，馬上关了車，苦著臉，竟嘆起氣來了。

“秀娟！你大概沒有壓緊車刀吧？”我走了過去，拿起她磨的車刀一看，不禁叫了起來：“啊呀！你把車刀磨得簡直象削水果的小刀了！”

“你怎么早不來看看我做工作呢？”她帶著埋怨的眼色，瞧着我說：“你總是說：‘你進步很快，很快……’你老是

替我驕傲……現在可……”

“这……好，算啦！怪我不好！”

我連忙拿起卡鉗，一量工作物，糟了！原来她在工作時心一慌，吃刀太深，一根軸心要報廢了！

“吳青！”秀娟看我臉色不對，急得面孔通紅，一拉我的袖子說：“这軸心怎么啦？”

“要報廢了！”

“那……那怎么办呢？”

她急得不住地用棉紗擦手，眼睛里开始有些亮晶晶的了，一顆水珠在眼皮子里滾來滾去的。

我又同情又可憐她，跺着腳說：

“总之，全怪我不好！”

她禁不住一陣激動，雙手朝臉上一捧，聳動着肩胛，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。

“別……別哭嘛！”我連忙扭轉頭，向周圍的人看一看，是不是有人在注意我倆，否則給人看了太不象話了。還好，大家都正在緊張地工作，誰也沒來看我們。我馬上正了正臉色，裝得很冷靜地說：“秀娟！这沒有啥道理，車工車壞只把軸心，還不是‘兵家常事’嘛？”

“什么？”她抽噎了兩下，擰動着鼻孔，責問地說：“这是‘兵家常事’嗎？”

“你技術水平還不那麼高，只有二級工，这是可以原諒的！”我盡力裝得很平靜地說。

“这是理由嗎？”她的臉色竟也嚴肅起來，这是我从未

发现过的，簡直使我不敢相信。她还說：“誰叫我不快些学会呢？出了廢品，还有啥好說的，不怕难为情！”

我能說什么呢？我踢球踢坏了說是“兵家常事”，車工車坏了工作物，怎么能跟踢球一样呢？这……唉！真……

这件事，很快地讓王师傅知道了！

下班后，王师傅就先把秀娟叫到車間办公室里去。我站在办公室門口等着，心里象針刺般难受。我好象看見秀娟站在王师傅面前，羞愧地低着头，在流泪。

我隱隱地聽見办公室里的談話声。

“好啦！终于出了乱子啦！”

“王师傅！你……你給我处分吧！”

其他的我就听不清楚了。

过了大約一刻鐘，办公室的門开了，秀娟用手帕擦着眼睛，連一句話也沒有对我說，就从我身旁走了过去。

“进来！”王师傅喊。

我走进办公室，悶声不响地坐了下来。

“这件事該由誰負責，你想过嗎？”

“一个剛只有二級工的工人，做坏只把生活，这是难免的。”我理屈詞穷地說：“同时，这又不是有意的。”

“嗯，看你說得多輕松！”王师傅一下子沉下臉来，严厉地說：“这是你的自滿情緒在作怪，要你帮助秀娟，可不是鼓励她去自滿。嗯，你認為秀娟的进步是你的成績啦！因此你看不到她的缺点啦！我早已向你指出了，而你……嗨！反而包庇她。你这是爱护她嗎？啊——你說呀？”